

曾是「敗家」女孩 入伍百煉成鋼

特戰玫瑰

沙場建軍功

陸軍第十二集團軍某特種作戰旅「紅三連」，是1927年在黃麻起義中誕生的紅軍連隊，曾參加過350多場次戰役戰鬥，先後誕生了30位共和國將軍和一大批英雄人物。在歲月的推移中，一代又一代的後來者在「紅三連」裡傳承紅色基因，發揚紅色傳統。該連女子特戰班戰士馬嚴從軍六年百煉成鋼，由一名「無可救藥的『敗家仔』」蛻變為敢拚敢鬥的「特等狙擊手」，還2次榮立「三等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道 江西報道

走進中國軍隊 系列三之三



馬嚴(中)與她的戰友進行扛圓木訓練。

「紅三連」有一個「90後」女子特戰班，現有21人，年齡最大的26歲，最小19歲，訓練科目包括特種射擊、攀登、爆破、偵察器材的使用、跳傘、操舟、駕駛和游泳等。三連政治指導員繆中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與男兵們相比，女兵們大多在體能不佔優勢，更側重於技巧性的掌握，但訓練要求和強度並不遜於男兵，每天訓練時間可達11小時。二班班長馬嚴是這群女子特戰隊員中「名氣」最大的一位。1992年出生的她已有六年的軍營生涯，曾被授予「特等狙擊手」稱號，2次榮立「三等功」。

刺頭新兵罵哭班長

乍看之下，馬嚴似一位男兵，短髮幹練，身著整齊威武的軍裝，笑起來難掩稚嫩。談及從軍之路，她向記者坦言：「我不避諱我的過去，是因為我有了作為一名軍人的驕傲。我從14歲開始接觸燈紅酒綠的生活，逃學曠課是家常便飯，我是無可救藥的『敗家仔』。」

「讀大三的時候，我接受了父母的建議去當兵。臨走時，父親說，『你去混兩年再出來接着混！』」馬嚴當時極為不屑，入伍當天特意約朋友開着跑車停在家門口，很是拉風；在接兵的火車上和同伴一直喝啤酒，直至暈乎乎地下火車；在新兵連，一天到晚看什麼都不爽，還把班長罵得直哭。

儘管一再吊兒郎當，馬嚴卻沒有被拋棄。班長曾對她說：「你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最好的，要麼是最差的。為什麼要那麼別具一格？為什麼要浪費兩年時間？」這給了內心迷茫的她極大觸動，她暗自發誓，「我就想看部隊能把我改變成什麼樣子，我要對得起選擇我的班長，我要成為新兵裡最優秀的戰士」。

父母受邀見證榮光

下連後，馬嚴被分配到旅通信站，入選了集團軍第一批狙擊手集訓。馬嚴稱，她在真正意義上融入部隊的一刻是一次打靶回來推開男兵房間大門時。「七十多人在房間裡，一個個汗流浹背卻都在擦臉，每個人的眼睛都有狙擊手的特定標誌『熊貓眼』。那一刻，我內心是震撼的，我真正聞到了『兵味兒』。」這次集訓不僅讓她看清了內心的渴望，也讓她日後的訓練中愈戰愈勇：在78人中名列第七，成為了全集團軍的「特等狙擊手」；在「特戰尖刀」集訓中，完成了五千米的赤臂游泳，被集團軍評為「先進個人」。

當年年底，旅裡為她記了「三等功」，還在軍營的燈箱裡展出她的照片，作為典型進行表彰。馬嚴驕傲地說：「我爸媽還第一次受邀來到旅裡，一起分享我的榮譽！一直以來，我家境比較好，別人總是稱馬嚴的爸爸是某某；現在我有出息了，可以聽到別人羨慕地說，某某是馬嚴的爸媽。爸媽來部隊裡的那一天，是我最自豪的一天！」

心懷「特戰夢」願長留部隊

聽到部隊要成立特戰旅，馬嚴第一時間寫了申請書。她說：「別人都說我傻，好不容易成了旅裡唯一的典型，非要放下一切從頭再來。父母也勸過我別走彎路，我認為，是金子到哪裡都會發光，我還年輕，我相信我自己。我要做一名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特種兵。」

自我加壓 勤力苦練

2013年12月，馬嚴如願進了特戰旅。她說：「我一進去就開始自我加壓，每天訓練最早一個開始，最後一個結束。為了不打擾戰友睡覺，我拿了一個墊子、一個睡袋直接睡在健身房。」為了練習攀登科目，她找教練員幫忙，將繩子分別拴在腰間和樹上，徒手攀爬繩子，手上的老繭總是長了又破，破了又長。在練習快速換彈夾時，她蒙着眼睛換彈匣，手接觸到彈匣的卡口地方，總是血肉模糊。指導員繆中感慨道：「她換一個彈匣的時間就跟眨一次眼一樣，40秒之內可以更換完畢20個彈匣。她還參加了央視七套《我是一個兵》

挑戰賽，並成為了播主。但是，你知道她有多拚嗎？今年年初舉行的50公里戰鬥體能訓練期間，她恰巧例假，她硬是淋雨負重行軍50公里，還完成了其他科目內容訓練。」

「兩年前，我就可以選擇退伍。但是，為了讓我的『特戰夢』更長一點，我選擇了留下。當了特種兵後，我想當最優秀的特種兵；當了士官、班長以後，我希望帶出一批最優秀的特種兵。我就想長期在部隊發展下去。」馬嚴說，這是她最大的夢想。



馬嚴(前)與男兵比賽換彈匣。



第一次跳傘時，馬嚴(中)明明內心害怕，卻在鏡頭前不得不擠出笑容。

跳傘掛樹梢 嘆未寫遺書

跳傘一直被稱為「男人的運動」和「勇敢者的遊戲」，是危險系數最高的特戰科目之一。被問及第一次跳傘的趣事時，馬嚴羞澀地說：「其實這是不好意思講的。當直升機凌空到達800米預定投放空域時，我在心裡想，媽啊！太嚇人了，我還沒有寫遺書啊！但當照相機鏡頭對着我時，我咬着安全繩子硬是擠出了笑容。」

「後來，投放員發出跳傘命令，我兩眼一閉跳下去，還沒來得及想更多的事，我就停止了。正當我得意地以為自己著陸了，但沒想到我是掛在樹上了。這一下，我成為了大家的笑料。為雪掛樹梢之恥，我在地面定型、模擬跳傘、疊傘練習等方面加倍進行練習，最終完成了空中大考平穩下降到著陸場。」馬嚴笑道。

嚴厲女班長 暖心「小馬哥」



馬嚴(左一)帶領女子特戰班新兵訓練。

不是欠女人的了，這輩子要對付這麼多女人！」來自成都工業學院的梁宇直言：「看了太多特種兵的電影，我就有一個想當特種兵的夢，但是沒有想到訓練這麼艱苦。我很佩服『小馬哥』，為了鑽研訓練項目，她一個人就在太陽底下訓練。」

「她們是我帶的第一屆兵。我更多的是用行動去告訴她們該怎麼做。比如講到如何關心別人，我為她們每個人倒了一杯熱水，每個人鋪了一次床，我能夠這樣對她們，她們也要這樣對待身邊人。」馬嚴如是說。

要強上進 虛心取經

在政治指導員繆中看來，馬嚴是一個要強、上進，有責任心，屬於有擔當、有血性的人。「因為之前沒有教學經驗，她就去找教學骨幹學習，虛心取經。她下雨練，驕陽下也練，連嗓子都弄得說不出話。然後，她就邊比邊寫再去向隊員示範。」

未來屬於新生代



關於從社會青年到特戰隊員、從拉風「敗家仔」到暖心「小馬哥」的成功轉變，馬嚴非常率真地說：「其實我不知道如何定義成功，但我知道如何定義失敗，那就是放棄。我沒有那麼驚天動地的事跡，也沒有超人的本領，我只是在前行的道路上不斷堅持而已。我也特別感謝部隊這個大環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讓我從一個無知的社會青年，成為了一名努力的特戰女兵。」

對軍人職業的熱愛，對挑戰自我的執著。」
「90後」乃至「00後」是深受父母寵愛的一代，是在蜜罐裡成長的一代，是與高科技產品一道蛻變成長的一代。社會屬性賦予了他們更主動表達自我、張揚個性的特徵，但同時決定了他們需要更大魄力、更多勇氣在承擔社會責任與實現人生自我價值之間平衡。對於他們而言，成長或許就是在瞬間明白生活的不易，讀懂父輩的平凡與偉大，認知家國情懷……未來屬於新生代，未來的社會責任也理應屬於新生代。正如梁啓超先生所言，「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我們有何理由不去相信新生代？有何必要對青春年少的新生代求全責備？有何權力對新生代的使命越俎代庖？

■記者 王道



女兵們手摺着「八一軍旗」，誓要嫁給它。

本報江西傳真